

出“祥经里”叶圣陶寓所,沿四川北路步行3分钟,便到了东宝兴路138号《侨声报》员工宿舍臧克家、祁曼的蜗居。臧克家和汪曾祺相差十五岁,先后师从闻一多,都为“闻师”所欣赏。抗战“复员”到上海,向无交集的二人竟有一段特殊因缘。臧克家是汪曾祺的学生家长,比臧克家晚到上海一个月的汪曾祺则是臧克家主编的刊物《文讯》的作者。臧克家留在山东老家的两位公子来沪投奔父亲,也经李健吾介绍就读

年轻的影迷,可能很少有人知道老一辈电影人夏天了。我因为从小喜欢看戏,喜欢看电影,后来又和他一起拍过电影,所以还比较熟悉他。在资深影迷中有俗话:好人易演,坏人难扮。论演反派,帅不过项堃、舒适,坏不过刘龙、张怀志,奸不过陈述和李纬,滑不过白穆和程之,乖不过方辉和夏天,蜚不过刘江和田烈,阴不过刘季云、李林,刁不过李孟尧、崔超明。夏天位居出色反派演员行列中。读大学时候,学校曾邀请夏天来作报告。夏天进门,还戴着那顶半旧的铜盆帽,笑嘻嘻的。大家一阵鼓掌,他就开讲,讲他从影经历。早年他演过正面角色,到了影片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,他扮演了一个国民党官僚机关的小官吏——龚科长,得到了广泛的好评,于是后来在影片中多演反面角色。他认为把反面人物演得逼真,也非常重要。电影《聂耳》中他演赵梅衣,带领明星歌舞班和聂耳唱对台戏。聂耳说,音乐是劳动大众的艺术,他却奸笑着反问,大众,大众懂音乐吗?还带着一班人唱靡靡之音“……桃花江是美人窝……”这个人物实在是坏透了。其实,演反派角色的演员都是优秀的正面人物。

陈强1937年就投身革命队伍,在延安时演反动地主,实在逼真,台下一位民兵气得举枪要射他。生活中的夏天也同样是革命人。1948年,他就去了苏北解放区,任华中九分区文工团戏剧教员。我和夏天的真正相识是在电影《美食家》中。电影中我扮演饮食公司的总经理,夏天是美食家朱自治。拍戏之余,常和王诗槐、夏天等散步聊天。夏天老师很健谈,说起话来眉飞色舞,就像是演戏。而他的演戏又非常生活化。《美食家》中,朱自治叫高小庭(王诗槐饰演)为他去买酱汁肉等,那场戏他吃得津津有味,尤其是坐黄包车去吃汤面场景,活画出一个贪婪的食客模样,家里房产成堆,却穿着皱巴巴的长衫,因为钱全塞进了肚子里。夏天的表演真让人服了。夏天老师的表演有时十分夸张,流行说法叫浪漫主义表演。特别在最后请客那场戏,他瞪着眼睛介绍菜肴,更是夸张。演朱自治老婆孔碧霞的是评弹演员詹萍萍,在边上唱着评弹。他介绍第一道菜,眉飞色舞,那似乎就是天下第一美味佳肴。其后名菜一道道,他就忙不迭地介绍。拍戏所需,我们只能假吃,天热,到下午全臭了。不过夏天老师的介绍加上出现在镜头里的美食,则令观者感到美味无穷。我至此也体会到,导演徐昌霖为何请他出演美食家。而小说原著家陆文夫看过电影后也肯定夏天的演技。

生活中的夏天对吃毫不挑剔。他常去苏州观前街吃鸡鸭血汤,“有点儿臭哄哄的,就喜欢这种味道。”听说他母亲是宁波人,又说,“臭冬瓜也臭嘛,还有宁波人喜欢酱油咸菜,各地有各地喜欢啊!”转眼间,夏天老师离开我们已经二十整年了。谨以此文纪念。

臧克家·李健吾·郭沫若·范泉·茅盾——“汪曾祺在上海”之八

郁元宝

于致远中学(后来索性借住校内),做了汪曾祺的学生。继历史学家顾颉刚、白寿彝之后,臧克家接编《文讯》月刊,1947年11月15日七卷五期推出首个“文艺专号”,将汪曾祺小说《落魄》排在目录显要位置。正如凤子主编的《人世间》隆重推出汪曾祺小说《囚犯》,《文讯》也用类似方式将汪曾祺归入“色彩”“态度”与“我们”保持一致的进步作家行列。

1940年代以后臧汪交往还有待研究。1997年5月16日汪曾祺逝世,5月28日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举行,送花圈的前辈作家除了巴金、冰心,还有臧克家。李健吾、尤淑芬夫妇1947年10月搬出西摩路(今陕西北路)华业公寓,迁入与四川北路相交的东宝兴路173弄9号菜场附近一间寓所,与凤子、叶圣陶、臧克家毗邻而居,过从甚密。这几位聚在一起时很可能会谈到“汪曾祺先生”,尽管在他们主编或参与编辑的《文艺复兴》《人世间》《国文月刊》《文讯》等杂志上,汪曾祺仅亮相一次或数次,但这位学子于西南联大、执教致远中学的青年作家已经显示了超凡的实力与不羁的才华。1982年3月至5月李健吾主动致信汪曾祺,请他帮忙一起回忆四十年代后半期(文艺复兴)的有关细节。汪曾祺在回信中再次感谢李健吾当年在上海对他的照顾和提携。汪曾祺“复出”之后十分忙碌,他万没料到李健吾会遽然离世。隔了三十四年终于恢复通信联系,且同在北京,最终却未能再见一面,诚为憾事。

离开臧克家、郑曼蜗居和李健吾的新寓所,沿四川北路继续步行1公里,右拐至狄思威路719号(今溧阳路1269号)一座花园洋房,便是郭沫若家(1946年5月至1947年11月)。据说这是由马思南路中共和谈代表办事处(上海周公馆)出金条为郭“顶”下的。郭宅也是当时上海进步文化人士经常聚集的场所,许多重要活动都在此举行。郭沫若、汪曾祺同在上海一年零四个月,尚无证据说明二人有私下接触,但不能说他们毫无关联,至少曾多次在同刊同期发表过作品。《人世间》1947年10月1日二卷一期刊载汪曾祺小说《囚犯》,也发表

我小时候当过小队长,丈夫当过中队长,到了女儿这里,一加二等于三,她在三年级当上了大队长。如今,碰上我爸和我在家庭琐事上出现分歧,我就拿话“压”他,说,按照你的思路最多培养出小队长,还是按照我的来吧。学校学生会选举历时一个多月,横跨三到六年级少先队员。我小时候没这个机会参选,也不知道流程是怎么样的,这回好好体验了一把。首先班内推选2名候选人。全班44个孩子,有2位弃权投票,女儿拿到了36票,我从票数上真真实实地感受到了她人缘不错。人们总是说不忘初心,初心到底在哪里,我

想女儿的初心就凝结在这36票上,今后无论当大队长有欢笑有挫折,都应当回头想想这36位小朋友的信任。成为候选人后开始准备竞选演讲稿,规定要在1分钟内讲完。我们全家围坐在一起,试讲了一遍又一遍,该砍的砍,该加的加,定稿之后开始背,最后上台呈现的效果不错。另一位候选人稿子写得扑扑满,到了上台那天还没背出来,捧着文件夹念完还超时,这多少扣了印象分。还要准备PPT,这考验的是家长的功能。一开始我做了20页,拿出了当年给化妆品客户做方案的劲头,到了丈夫手里砍到了10页,试讲了一遍之后,学校领导表示,大家就不要太

了郭沫若长文《一封信的问题》。汪曾祺小说《落魄》发表于1947年11月15日《文讯》“文艺专号”,郭沫若《再谈郁达夫》则是该刊该期的头条文章。因为看到许寿裳《亡友鲁迅印象记》说创作社故意遗失罗曼·罗兰致鲁迅的信,郭沫若不得不写《一封信的问题》有所辩证。《再谈郁达夫》则是驳斥巴人(王任叔)的《记郁达夫》。巴人说郁达夫亲口告诉他,在日本郁的名声远高于郭,因此郁经常遭到郭的嫉妒。郭沫若这两篇文章绝非“漫与”之作,乃是认真严肃地梳理他和鲁迅、郁达夫的交往始末,澄清事实,驳斥误传和谣传。郭沫若一定很关心发表这两篇重要文章的《人世间》和《文讯》,或许也会因此留意到同刊同期青年作家汪曾祺笔致特别、才气撼人的《囚犯》《落魄》这两篇小说吧?

1947年7月15日汪曾祺致信沈从文,希望有人推介黄永玉的木刻。汪一口气想到林徽因、费孝通、老舍、梁宗岱、西南联大学长王逊甚至已故的闻一多。但他觉得这些人大都不合适,最后认为与其让李健吾、郑振铎、叶圣陶说些“‘线条振荡,表现富战斗性’之类的空话来,那倒不如还是郭沫若来一首七言八句”。1948年3月郭沫若在香港发表《斥反动文艺》,猛烈批判沈从文、萧乾、朱光潜等京派作家,孰料在此之前为了黄永玉的事,汪曾祺还曾对这位文坛祭酒寄托过美好愿望。走出郭宅,沿四川北路步行9分钟,就到了茅盾和范泉的家。1946年5月下旬茅盾夫妇回沪,发现他们1933年至1935年居住的山阴路156弄29号已换了主人,只好另租山阴路132弄6号,跟《文艺春秋》主编范泉住上下楼。巧的是和汪曾祺一样,抗战胜利后茅盾在上海也逗留了一年零七个月(中间三个半月访苏)。《文艺春秋》先后发表汪曾祺两篇风格迥异、被作家无名氏(卜乃夫)视为汪曾祺前期最好的两篇小说《绿猫》和《鸭鸣名家》,显示了

我家南面,紧邻的周武巷子里有个深深的小院,院门前有个长长的葡萄架长廊。走过长廊,绿荫里院门不十分明显,但门框上有个电铃按钮,十分醒目。磕过按钮,至少得有分把钟才会有保姆出来开门。这院子少有人去,周围的孩子尽管好奇,不去走近的。主人很特别,人高马大,腰围粗壮,有股英武气。右肩偏塌些,走在路上昂首挺胸,且不斜视地直去目标。邻居们都称他“李爹”。李爹脸上从没笑容,常用俯看的表情看身边走过的孩子们。他不大主动与邻居说话,但邻居们有个过不去的事,会胆怯怯地按他家的门铃。他见邻居找上门,问明缘由,会毫不迟疑地操起电话“发号施令”。电话那头的人,不管是谁,听到李爹的声音不咋翻脸。李爹喜欢喝酒,临时差个下酒菜,他会跟邻居借个鸡蛋、花生米的,第二天定笑嘻嘻地还物上门。晚上,喝完酒的李爹会沿着巷子走动,他贴着墙边,站在巷口的路灯下,看着不远处税务桥口,看着从桥上挤聚散去的人流。听邻居说,李爹了不得,16岁拿着家里的两块大洋去跟人学木匠,遇到了新四军,背着锯子、斧子参加了队伍。就在陈毅身边当兵,做过陈司令的警卫员。有年冬天,陈毅生病,作为警卫员的

范泉不俗的眼光与气度。但这很可能也得力于邻居茅盾(以及范泉同样十分敬重的叶圣陶、郑振铎、李健吾等文坛前辈)的指点。私立致远中学绝佳的交通和地理位置确实带给汪曾祺极大的方便。课余时间他不用挤公交,也不必花钱雇人力车,理论上步行便可拜访沪上几乎全部师友,或联络与他有关的重要文化单位。笔者对此做了一点简单梳理,挂漏在所难免。

据说“‘汪学’时代已经到来。”追溯汪曾祺1940年代后半期跟上海的亲缘关系,或许既能填补“汪学”的某些空白,也可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丰富现代上海文学的内涵与外延。

念姚宇怡看成生命的一部分,就像我们一辈子改不了的缺点那样,坦然接受,保持正确的信念。”有些人总幻想一个疗程就能康复;然而,一个疗程不行,于是幻想第二个疗程就能解决;然后是第三个……结果没有奇迹,他们就丧失了信心。而一个做好持久战准备的人,知道与疾病周旋,要以空间换时间,正视现实的残酷,在紧要关头知道自己该干什么……这样的信念,才是对抗病魔的法宝。

我家南面,紧邻的周武巷子里有个深深的小院,院门前有个长长的葡萄架长廊。走过长廊,绿荫里院门不十分明显,但门框上有个电铃按钮,十分醒目。磕过按钮,至少得有分把钟才会有保姆出来开门。这院子少有人去,周围的孩子尽管好奇,不去走近的。主人很特别,人高马大,腰围粗壮,有股英武气。右肩偏塌些,走在路上昂首挺胸,且不斜视地直去目标。邻居们都称他“李爹”。李爹脸上从没笑容,常用俯看的表情看身边走过的孩子们。他不大主动与邻居说话,但邻居们有个过不去的事,会胆怯怯地按他家的门铃。他见邻居找上门,问明缘由,会毫不迟疑地操起电话“发号施令”。电话那头的人,不管是谁,听到李爹的声音不咋翻脸。李爹喜欢喝酒,临时差个下酒菜,他会跟邻居借个鸡蛋、花生米的,第二天定笑嘻嘻地还物上门。晚上,喝完酒的李爹会沿着巷子走动,他贴着墙边,站在巷口的路灯下,看着不远处税务桥口,看着从桥上挤聚散去的人流。听邻居说,李爹了不得,16岁拿着家里的两块大洋去跟人学木匠,遇到了新四军,背着锯子、斧子参加了队伍。就在陈毅身边当兵,做过陈司令的警卫员。有年冬天,陈毅生病,作为警卫员的

范泉不俗的眼光与气度。但这很可能也得力于邻居茅盾(以及范泉同样十分敬重的叶圣陶、郑振铎、李健吾等文坛前辈)的指点。私立致远中学绝佳的交通和地理位置确实带给汪曾祺极大的方便。课余时间他不用挤公交,也不必花钱雇人力车,理论上步行便可拜访沪上几乎全部师友,或联络与他有关的重要文化单位。笔者对此做了一点简单梳理,挂漏在所难免。据说“‘汪学’时代已经到来。”追溯汪曾祺1940年代后半期跟上海的亲缘关系,或许既能填补“汪学”的某些空白,也可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丰富现代上海文学的内涵与外延。

范泉不俗的眼光与气度。但这很可能也得力于邻居茅盾(以及范泉同样十分敬重的叶圣陶、郑振铎、李健吾等文坛前辈)的指点。私立致远中学绝佳的交通和地理位置确实带给汪曾祺极大的方便。课余时间他不用挤公交,也不必花钱雇人力车,理论上步行便可拜访沪上几乎全部师友,或联络与他有关的重要文化单位。笔者对此做了一点简单梳理,挂漏在所难免。据说“‘汪学’时代已经到来。”追溯汪曾祺1940年代后半期跟上海的亲缘关系,或许既能填补“汪学”的某些空白,也可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丰富现代上海文学的内涵与外延。

念姚宇怡看成生命的一部分,就像我们一辈子改不了的缺点那样,坦然接受,保持正确的信念。”有些人总幻想一个疗程就能康复;然而,一个疗程不行,于是幻想第二个疗程就能解决;然后是第三个……结果没有奇迹,他们就丧失了信心。而一个做好持久战准备的人,知道与疾病周旋,要以空间换时间,正视现实的残酷,在紧要关头知道自己该干什么……这样的信念,才是对抗病魔的法宝。

念姚宇怡看成生命的一部分,就像我们一辈子改不了的缺点那样,坦然接受,保持正确的信念。”有些人总幻想一个疗程就能康复;然而,一个疗程不行,于是幻想第二个疗程就能解决;然后是第三个……结果没有奇迹,他们就丧失了信心。而一个做好持久战准备的人,知道与疾病周旋,要以空间换时间,正视现实的残酷,在紧要关头知道自己该干什么……这样的信念,才是对抗病魔的法宝。

念姚宇怡看成生命的一部分,就像我们一辈子改不了的缺点那样,坦然接受,保持正确的信念。”有些人总幻想一个疗程就能康复;然而,一个疗程不行,于是幻想第二个疗程就能解决;然后是第三个……结果没有奇迹,他们就丧失了信心。而一个做好持久战准备的人,知道与疾病周旋,要以空间换时间,正视现实的残酷,在紧要关头知道自己该干什么……这样的信念,才是对抗病魔的法宝。

念姚宇怡看成生命的一部分,就像我们一辈子改不了的缺点那样,坦然接受,保持正确的信念。”有些人总幻想一个疗程就能康复;然而,一个疗程不行,于是幻想第二个疗程就能解决;然后是第三个……结果没有奇迹,他们就丧失了信心。而一个做好持久战准备的人,知道与疾病周旋,要以空间换时间,正视现实的残酷,在紧要关头知道自己该干什么……这样的信念,才是对抗病魔的法宝。

我家南面,紧邻的周武巷子里有个深深的小院,院门前有个长长的葡萄架长廊。走过长廊,绿荫里院门不十分明显,但门框上有个电铃按钮,十分醒目。磕过按钮,至少得有分把钟才会有保姆出来开门。这院子少有人去,周围的孩子尽管好奇,不去走近的。主人很特别,人高马大,腰围粗壮,有股英武气。右肩偏塌些,走在路上昂首挺胸,且不斜视地直去目标。邻居们都称他“李爹”。李爹脸上从没笑容,常用俯看的表情看身边走过的孩子们。他不大主动与邻居说话,但邻居们有个过不去的事,会胆怯怯地按他家的门铃。他见邻居找上门,问明缘由,会毫不迟疑地操起电话“发号施令”。电话那头的人,不管是谁,听到李爹的声音不咋翻脸。李爹喜欢喝酒,临时差个下酒菜,他会跟邻居借个鸡蛋、花生米的,第二天定笑嘻嘻地还物上门。晚上,喝完酒的李爹会沿着巷子走动,他贴着墙边,站在巷口的路灯下,看着不远处税务桥口,看着从桥上挤聚散去的人流。听邻居说,李爹了不得,16岁拿着家里的两块大洋去跟人学木匠,遇到了新四军,背着锯子、斧子参加了队伍。就在陈毅身边当兵,做过陈司令的警卫员。有年冬天,陈毅生病,作为警卫员的

范泉不俗的眼光与气度。但这很可能也得力于邻居茅盾(以及范泉同样十分敬重的叶圣陶、郑振铎、李健吾等文坛前辈)的指点。私立致远中学绝佳的交通和地理位置确实带给汪曾祺极大的方便。课余时间他不用挤公交,也不必花钱雇人力车,理论上步行便可拜访沪上几乎全部师友,或联络与他有关的重要文化单位。笔者对此做了一点简单梳理,挂漏在所难免。据说“‘汪学’时代已经到来。”追溯汪曾祺1940年代后半期跟上海的亲缘关系,或许既能填补“汪学”的某些空白,也可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丰富现代上海文学的内涵与外延。

范泉不俗的眼光与气度。但这很可能也得力于邻居茅盾(以及范泉同样十分敬重的叶圣陶、郑振铎、李健吾等文坛前辈)的指点。私立致远中学绝佳的交通和地理位置确实带给汪曾祺极大的方便。课余时间他不用挤公交,也不必花钱雇人力车,理论上步行便可拜访沪上几乎全部师友,或联络与他有关的重要文化单位。笔者对此做了一点简单梳理,挂漏在所难免。据说“‘汪学’时代已经到来。”追溯汪曾祺1940年代后半期跟上海的亲缘关系,或许既能填补“汪学”的某些空白,也可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丰富现代上海文学的内涵与外延。

范泉不俗的眼光与气度。但这很可能也得力于邻居茅盾(以及范泉同样十分敬重的叶圣陶、郑振铎、李健吾等文坛前辈)的指点。私立致远中学绝佳的交通和地理位置确实带给汪曾祺极大的方便。课余时间他不用挤公交,也不必花钱雇人力车,理论上步行便可拜访沪上几乎全部师友,或联络与他有关的重要文化单位。笔者对此做了一点简单梳理,挂漏在所难免。据说“‘汪学’时代已经到来。”追溯汪曾祺1940年代后半期跟上海的亲缘关系,或许既能填补“汪学”的某些空白,也可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丰富现代上海文学的内涵与外延。

范泉不俗的眼光与气度。但这很可能也得力于邻居茅盾(以及范泉同样十分敬重的叶圣陶、郑振铎、李健吾等文坛前辈)的指点。私立致远中学绝佳的交通和地理位置确实带给汪曾祺极大的方便。课余时间他不用挤公交,也不必花钱雇人力车,理论上步行便可拜访沪上几乎全部师友,或联络与他有关的重要文化单位。笔者对此做了一点简单梳理,挂漏在所难免。据说“‘汪学’时代已经到来。”追溯汪曾祺1940年代后半期跟上海的亲缘关系,或许既能填补“汪学”的某些空白,也可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丰富现代上海文学的内涵与外延。

他把陈毅背过了河去找郎中。新中国成立后,泰州建设“革命烈士纪念馆”,他乘船去了上海,当面请陈市长题字。李爹有把战争年代用过的手枪,组织批准由他收藏,直至1965年,他因病开刀,怕枪放在家中不安全,交给了人武部。

1976年夏天,闹地震。人们都不敢睡觉,李爹也出院子来乘凉。枪林弹雨闯过的人,很平静,扇着大蒲扇,脸上没一丝恐慌,来到在路灯下“等地震”的邻居中。父亲让出板凳给李爹,李爹坐下来,望望黑黑的天空,说起他的一次棺材里过夜的经历:他刚当兵那会,年纪小,当侦察兵。部队让他去摸鬼子据点的人数。据点进不了,他便乘傍晚找到据点对面,钻进荒田里一口露天的棺材里,把棺材盖移开一道缝,用刺刀挑着,人半卧在里面观察敌情。半夜,有亮晶晶的移动物游进棺内,他不知道这棺材竟是个蛇窝。蛇游来游去,他顾不得害怕,盯着据点。直至下半夜,日军巡逻队出来,朝野处胡乱打了阵枪,他却数清了人数。那次,他在那半腐死尸身上足躺了一夜,直至天麻麻亮,日军巡逻队回据点了,才爬出棺材。他说死人不怕,他当时没枪,只有一把刺刀,鬼子要往他这走走,没今天了。李爹讲完往事,摇着扇子回去睡觉了,我们在室外等了一夜,也没个动静。

邮轮发烧友周建新

他笑称自己对英语一窍不通,俄语也仅是年轻时学到的一点皮毛,如今,依靠手机翻译软件,竟能畅通无阻地在世界各地游走。初次在电梯口邂逅,简短的交谈后,我得知这位独行侠是通过网络自助报的名,以不到万元的价格踏上了这场海上之旅,不包含任何岸上行程。第二天,我的房间响起了电话铃声。他询问起上岸观光的一些细节,言谈间透露出对邮轮旅行的深厚情感与独到见解。原来,他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“邮轮发烧友”,足迹遍布太平洋、印度洋乃至大西洋,尤其是提及地中海的六条邮轮时,他如数家珍,那份热爱与执着,让人不禁肃然起敬。有一次在餐厅偶遇,他主动展示了自己的身份证件,我得以知晓这位传奇人物的名字——他叫甘相,1945年出生,祖籍湖南,母亲是南京人,出身于铁路世家,现居深圳。已近耄耋之年,却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无限热情与好奇。他毫不吝啬的分享,那份坦诚与率真,让人倍感亲切。更令人惊叹的是,他裤袋中藏着一本小巧的名片册,里面整齐排列着22张邮轮卡,那是他多年航海经历的见证。他笑言,家中还有更多珍藏。他已迫不及待地计划前往上海,体验国内最新的“爱达·魔都号”,并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去体验一下目前全球最大、最奢华的“海洋标志号”。在我的心目中,甘老先生不仅是独一无二的邮轮发烧友,更是一位用生命诠释旅行真谛的探险者。那份近乎痴迷的热爱,来自对世界无尽的好奇,对生活永恒的追求,感染着每一个人。

七夕会请了半天假去接她放学。平时都是阿姨接的,但我想这一天是她人生中的高光时刻,我必须出现。女儿的班级队伍出来时,她伸出了脑袋张望了一下,看到我的时候盈盈一笑,然后把身体微微侧了侧,好让我看到那枚大队长标志。我不得不承认,佛系如我,在看到大队长标志那一刻,眼眶含泪。不久后要召开家长会了,丈夫破天荒地说,这回他去开吧?我纳闷了,小孩读到三年级了,也还没见他起过一回,从新生家长会开始就一直是出席,我问他这回怎么和公司请假也要参加家长会了?他说:我要作为大队长的爸爸去啊!